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

第十回 雲文私通國舅 刁虎強聘千金

詞曰：老樵夫，自砍柴，捆青鬆、挾綠槐。茫茫野草秋山外，豐碑到處成荒塚。

華表千尋臥碧苔，墳前石馬自磨壞。倒不如閒錢沽酒，醉醺醺，徑歸來。右調（耍孩兒）暫剪閒言，詞歸正傳。話說那四個內監捧了聖旨上馬，出了彰義門，奔桃花店落賢莊而來。不一時早到莊前，越過壕河，到門前下馬。有門公通報太師，太師忙命擺香案接旨。跪聽宣讀已畢，內監道：「恭喜太師，就同咱家人朝見駕去罷。」太師遂同內監入內廷。山呼已畢，天子命錦墩賜坐。賜茶已畢，天子道：「今有南粵諸王前來進貢討封，朕思過海封王，乃重大之任，非老卿之才不可。今命卿休辭勞苦，即同來使一行，自當厚賜。」太師奏道：「蒙聖恩差使，臣焉敢不遵？只是此去海嶺遙遙，不知三年五載方得回朝。臣今家宅落鄉，凡一切家事，求聖恩禁止，無許一切朝臣擅入臣莊；倘有小事，亦須俟臣回來發放。」天子道：「既然如此。朕降旨一道，賜卿禁止便了。」太師謝恩回家，吩咐公子雲文道：「我去後，爾須照應家務，不可亂動。」公子答應。當日，夫人、小姐、公子治家宴饗行。不數日，天子降詔，太師即同南粵王的來使，齎了皇封御札，辭朝上路去了。後自有交代，不表。

再言公子雲文見太師遠出，他無拘管，也不陪雁公子在家讀書，每日在外遊蕩。這雁公子轉早晚照應家務，侍奉雲太太猶如親母，夫人□分愛惜。這且不表。一日，雲文思想：「自到京都，也沒有到京城暢快頑耍一次，今日無事，不如頑頑再講。」遂走進城去看文翰林。辭了夫人，帶了安童，騎了駿馬，絕早動身離家往城而來。正是：只為一番閒戲耍，從今牽惹是非來。

話說那雲文進得城來，只見大街上鬧熱非常。正行之時，忽見一座酒樓，□分幽雅，便下馬入內，揀一個大座頭坐下。酒保上前問道：「大爺還是自飲，還是請客？」雲文道：「自飲。」酒保擺上肴饌，左右來了兩個少年歌妓把盞。雲文一見，骨軟筋酥，□分歡喜，便叫並坐而飲。那兩個歌妓啞喉嬌聲滴滴的唱了兩套小曲。正飲的情濃，忽聽得上下一派吆喝之聲，酒保忙上樓向雲文道：「小人得罪！大爺讓一讓，移席在下面吃罷，有位官人來飲酒哩。」雲文聽了，仗是太師的公子，雙眼一轉，喝道：「甚麼官兒不官兒，他吃他的，我吃我的！」正同酒保爭論，聽得樓梯聲響，上來三個人，第一個頭戴紫金冠，身穿大紅團龍繡花直擺，腰繫白玉帶，有二□歲的年紀。第二個頭戴大紅將巾，身穿寶藍繡花箭衣，腰繫鸞帶，也有三□內外的年紀。第三個頭戴元色方巾，身穿玉色直擺，有三□五六歲的年紀。

你道這三個是誰呢？那第一個乃是習國舅的次子刁虎。第二個乃是刑部張賓的姪子張英---本是個武職團練使出身的，因為事壞了官，來求刁國舅代他謀幹的。那第三個乃是一位幫閒窮酸，姓包，字成，每日在刁府陪伴刁虎頑耍，卻是個無恥的小人。那時三人上得樓來，見雲文吃酒半酣，在那裡喝罵。刁虎大怒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野種？叫左右與我帶回莊去！」雲文也罵：「你是何處來的惡棍？」叫家人「也與我帶上莊去！」那包成在旁，聽得雲文說話有因，是個有來頭的，便勸住刁虎道：「二爺不要動氣，這位吃醉了，想是不認得二爺，讓晚生問他一問。」便向雲文拱拱手道：「請問足下尊姓大名？有個甚麼莊子，要帶我家二爺去呢？」雲文道：「你問著甚？如要我說，你須站穩了。我這莊子，是當今皇上欽賜賢臣養老莊，御筆親封，告示貼在莊前，連滿朝文武也不許擅入，吃你問麼？」刁虎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雲老先生的落賢莊了。你既知你落賢莊的威風，也該聞我太平莊的利害。」雲文道：「那太平在乃是刁國舅的，與我家父相好，怎麼不先的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二人身家相敵，都是公子。不要賭氣，來來來，一堆兒飲酒，豈不更暢快些麼！」說罷，包成扯了雲文，張英扯了刁虎，四人重新敘禮坐下。刁虎吩咐又叫了幾名歌妓上樓陪酒。四人傳杯換盞，□分歡暢。那刁虎乃花柳行中寨主，這雲文乃酒色隊裡先鋒，再加上張英、包成二人益發迎合，談些風花雪月，說些柳巷花街，真個情投意合。

飲了半日，包成問道：「雲大爺可曾恭喜聘親呢？」雲文道：「只因家父要我讀書，尚未聯姻。」包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與我刁二爺一樣。只是也要人品出眾、門當戶對才可呢。」雲文道：「正是。」當日盡歡而散。臨行，刁虎會了東。道：「雲兄，明日來一聚。」雲文道：「是了。」當日各回。

次日，又是刁虎請酒。一連數日，都是刁虎邀眾人頑耍。雲文想道：「我擾了他幾次，也該復他個東才是。」遂命家人拿帖，請他三人到莊飲酒。家童去了。雲文遂入內稟夫人道：「今有幾位相好來莊看梅花，在後園一敘。孩兒特來稟明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在後園看花飲酒不妨，只是不要搭那等不要緊的人來往，與品行名譽有乖，要緊！」雲文道：「曉得。」遂命家丁收拾花園，安排筵席，忙忙碌碌，不表。

那雁公子聞知消息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不好了，這刁虎是我的對頭，倘然知道我在此，豈不也拿去軟禁？那時性命不保。等我唬雲文一唬，再作道理。」遂入花園，見了雲文，道：「哥哥，聞你今日請刁虎吃酒，倘若知我在此，那時連你拿去，說你家窩藏反叛，一同治罪，那時怎了？不如我先殺了刁虎這廝再走，又恐連累你呢。」雲文這一嚇非同小可，連忙插手道：「不要！不要！我又不說出你來，他如何會知道？就曉得，他也不敢來拿，放心，放心！」雁公子道：「如此就是了。」

不一時，刁虎、張英、包成三個人，帶領家丁□數騎馬到了雲府，雲文接進見禮。分賓已畢，茶罷三巡，敘了幾句閒話，就到花園。一進花園，只見一片梅花，清香撲鼻，四個人就散坐在梅花樹下來觀看。那梅花樹下有一小亭，名為留香亭，緊對小姐妝樓，下面有耳門通內。那當日小姐不知有客，推開樓窗賞梅。無巧不成詞，卻好刁虎坐在亭子上，抬頭看見小姐推窗探著梅花，真是柳眉杏眼、玉面桃腮，豔如出水芙蓉，□分清麗。那刁虎不見猶可，一見之時，就骨軟筋酥、神魂飄蕩，仰著臉朝上望。小姐一見有人，連忙將樓窗一掩，同丫鬟閃進去了。這刁虎心中留意。

不一時擺上酒來；就在留香亭上飲酒。飲酒中間，刁虎有意問道：「請問雲兄，尊府有幾位親丁？」雲文道：「不敢。就是家父、家母二人，一個舍妹。」刁虎道：「令妹可曾恭喜？」雲文道：「昔日家君在酒席上，曾許過那鐘鳴珂之子鍾山玉。雖有此言，至今數年，並未納聘。」刁虎道：「莫非那奉旨和番、修長城的北御史鍾佩的兒子麼？」雲文道：「正是。」刁虎道：「好好好，幸而未曾受他之聘，險些兒害了令妹的終身。那鍾佩不過是個窮御史，自從出使之後，四五年沒有消息，連家小杯無蹤影了。這萬里長城，那一年修得完？將來是不得歸家了。依我愚見，令妹年已及笄，令尊又老了，也該早許一個，門戶相當，尊兄也有個照應。」雲文道：「正是。蒙賜金石，當銘肺腑。」包成在旁道：「等晚生來做媒，若是許了刁二爺，倒是門當戶對，可謂□二分美滿姻緣。俗語說：雖打千條火把，只怕還沒處尋著呢！在晚生看，□分之喜。況且刁千歲堂堂國舅，將來怕不保舉雲大爺做個大大的官兒嗎？豈不各有照應？」雲文道：「如此最妙。只是不知家母意下如何。」那包成道：「雲大爺差矣！自古道：家有長子，國有大臣。太師爺不在府上，就是大爺做主了，有甚不妥的麼？」張英在旁道：「老包做媒，等我請家叔刑部大堂來保親。」刁虎道：「只怕高攀不起呀！」四人皆笑。又吃了一會，不防雁公子躲在亭子之後，一一聽個明白，大怒，罵道：「我把這淫蕩畜生，不知那一日撞在我手裡！」遂進去了。四人只吃得酪酊大醉，然後各散不表。

再言那刁虎回府，同包成商議議婚。包成道：「明日請雲文來太平莊飲酒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還怕他不寫下庚帖不成麼？二爺得了他庚帖，便是個把柄，隨便擇日迎娶就是了，難道還怕他飛上天不成麼？」刁虎聽了，心中大喜，不住嘴連連贊道：「真好好計！好計！雖諸葛復生，尚萬不及一，真教小弟佩服死了！」遂依計各樣收拾得現成，叫人去請。

次日，雲文騎馬清早就到。原來，這落賢莊離太平莊只有四里之遙，一在桃花店北，一在桃花店南。那時雲文到莊，刁虎遠遠來迎，二人並轡入莊，到行宮後院下馬。登堂行禮已畢，雲文道：「何事又來多擾？」刁虎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屈駕甚為不恭，但今日並無外客，特請尊兄來對面談談。」二人遂遊玩了刁后的行宮。頑耍了半日，下午時分，就擺上酒來，二人對酌。刁虎道：「昨日所云令妹之姻，不知可曾言及？」雲文道：「小弟言及，奈家母不肯，道已許鍾生，不便更改。」刁虎冷笑道：「如此就是

了！」遂又飲數杯。刁虎道：「啞酒難飲。」遂吩咐道：「叫我那愛姬來飲酒。」不一時，兩個小丫鬟引一個歌妓出來，打扮得十分清麗，輕移蓮步，到了席前。刁虎道：「這雲大爺便是，快來見禮。」那歌姬道了個萬福。雲文忙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送一同坐下飲酒。

誰料這雲文本是個酒色之徒，見了歌妓便十分歡喜，怎當這歌妓又以目送情，他二人只顧眉來眼去，這刁虎只做不知。又飲了幾杯。忽屏風背後有丫鬟叫道：「二爺快來，今有千歲的書信到了。」刁虎聽了，忙起身道：「愛姬，陪好了雲爺，我去去就來。」遂將手一拱道：「得罪雲兄，就來奉陪，少怪，少怪。」忙起身出去，正是：空中移下迷魂陣，奸狡多端識不真。

不表刁虎進內去了，這歌妓同雲文對飲，飲了兩杯，歌妓故意將眼送情，慫勸酒。自古道：酒是色的媒人。這雲文本是個不長進的酒色之徒，怎當得這歌妓少年女子，百般獻媚，賣弄風流，只顧眉來眼去的引逗，雲文心中慾火如焚，那裡按捺得住？又見刁虎去了，四顧無人，他就色膽如天，起身向那歌妓道：「小娘子青春幾何了？」小娘子故意以兩指一豎，復以大二兩指慢慢一拈，似若無限含羞，示以二八年華的意思。雲文道：「妙呀，且與小生同庚，倒是天生一對。」那女子帶笑道：「只怕不對呀。」雲文便一把扯住他的手道：「偏要求對一對。」女子道：「看人進來看見，我和你到那房中去。」雲文大喜，遂到廳旁一間暖房內，便解衣帶。

正在半推半就之間，忽聞雲母圍屏後一聲大喝，轉出刁虎，帶領張英、包成二人，攔住房門。刁虎執劍在手，罵道：「好不識抬舉的東西，我把你當為心腹之友，並以上賓看待，誰知你是個衣冠禽獸！膽大包天，公然戲我愛妾！真是不共戴天之仇，如何可恕！」惡狠狠的就執劍砍來。正是：江邊撒下釣魚線，釣得寶魚入網來。

欲知後來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